

北大一校花

The Beauty of Peking University

上帝用美丽惩罚
女人的
同时，又用智慧来
弥补
当缪斯与维纳斯
成一个人时，世界
便不再浮躁。

中国最流行的校园纪实文学



钟昊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935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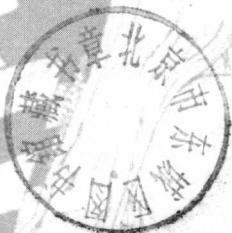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最流行的校园纪实文学

KBCA6/12

北大校花

The Beauty of PeiKing University

钟昊沁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校花/钟昊沁著.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03.9

ISBN 7-5008-3121-8

I.北… II.钟… III.长篇小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76842号

出版发行: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:100011

电 话: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: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密云红光印刷厂

版 次: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字 数:150千字

印 张:9

定 价:19.80元

书 号:ISBN 7-5008-3121-8/I·94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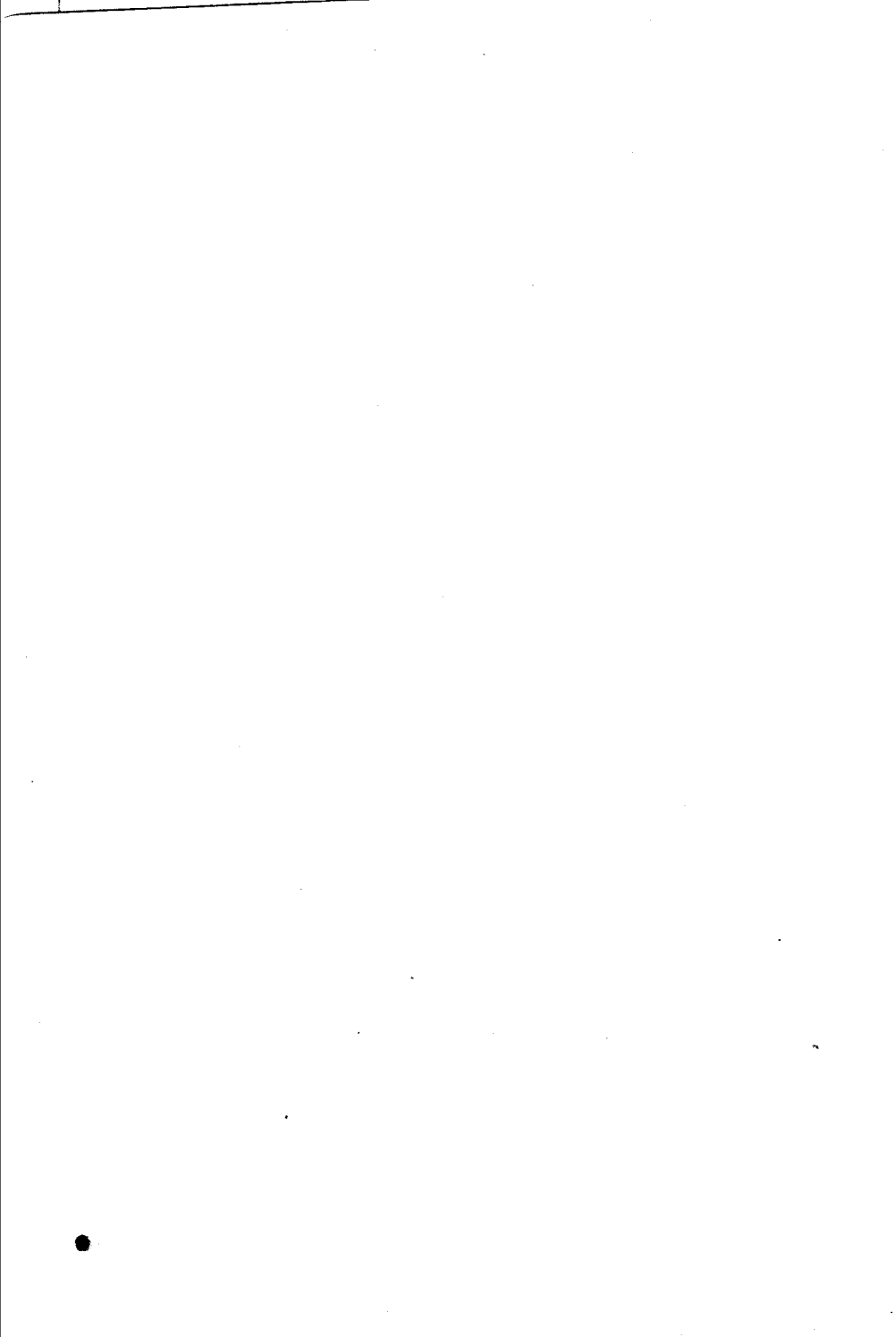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Chapter 1 开至茶蘼 / 1
- Chapter 2 戏梦人生 / 9
- Chapter 3 清风已逝 / 25
- Chapter 4 霜催青枫老 / 45
- Chapter 5 八月裂帛 / 67
- Chapter 6 爱是单行线 / 79
- Chapter 7 假作真时真亦假 / 117
- Chapter 8 围城 / 151
- Chapter 9 我们不是天使 / 171
- Chapter 10 执子之手 / 183
- Chapter 11 风往何处飘 / 199
- Chapter 12 生活 / 215
- Chapter 13 明天的明天 / 239
- Chapter 14 帘卷风过 / 269

Chapter 1

开至奈藤





Mail。

居然是 Albert?我不记得多久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居然,这个简单的词语在不经意间给我暗示,他,仿佛已然是一段过往的传说,如同一本老日的书,在冬日的阳光下,皱了边。

然而,拂去了表面尘埃,却依然存着期待,仿佛是期待天边传来的梵音,他的信息,依然是一个充满着诱惑的深谷,让我不自觉地受着吸引,走近了谷边,又深深迷醉其变幻多姿的情绪,浮浮沉沉地,就跌入谷底了。

用鼠标点开了他的信。

铺垫,之后还是铺垫,然后,我看到关键的一行:Annie,我有女朋友了。

终于等到了尘埃落定的一刻。

眼泪无声地泻满双颊,虽然过去共同走过的日子并不是很快乐,但那些岁月却因你而充实美丽。

虽然我已经和你说了再见,与别人牵手走在北京的街头,但是,一直在我的内心最深处,却只有你是我不变的牵挂。

耳畔,刘若英声声地唱:“栀子花,白花瓣,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,爱你,我轻声说,我低下头,闻到一阵芬芳……”纵然是错,也许是美丽的。纵然跌落,也要有绚烂的丰美。回首,只看到那个仲夏夜,却惊觉,错,也居然心不甘。未曾见到烛光燃起,也未曾聆听你心声低语。

其实,心中洞彻澄明,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,然而,泪,却止不住的往下掉。

我不想回信,我只选择了——删除。



QQ,开了。闪动的头像最终都被我略过了。我望着眼前的屏幕……镜子里,一张流泪的脸。你连哭泣,都是那么压抑,我轻轻对自己说。我关上了计算机,关上了门。

无意识的我,游荡在北大的校园。

我看到那三月的天。

高空中飘摇的,依旧是暧昧不清的眼,灰茫茫弥漫着,是北方的春,暗淡的笑脸。

雪,细碎的,一如尘埃,落在未名湖。湖,喧闹了一冬,而今,沉寂了,只剩下被冰刀和滑轮划破了的脸,仿佛在弹指间老却的红颜。而未名湖边的柳,在风中颤抖,仿佛想抖落枯瘦了一冬的无奈,居然有些绿意。

伴着博雅塔而眠,是凋零的冬,未醒的春。或者还有我,失神的眼。

蓦然转身,有一辆白色的车,不知什么时候停在我身边。

车窗缓缓地摇下,白色的西服,浅色的领带。一双眼,在不算太薄的镜片后面冲我微笑,我偏头望着他,是问路?他指指旁边的座位,笑吟吟。

我有些茫然地摇头,说,“我不打车。”

“没有人会用这样的车跑出租。小姐。”

车里的空调暖气直扑我的脸,他的笑,是灿烂的暖。他说,

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?

How about the Straw Buck near the Modern Plaza?

我依旧摇头,我说,Sorry。

他的车缓缓的跟在我身旁。他递给我名片,问我,“你什么时候

有空？”

我接过名片，微笑着说，“没空。”然后我走上生物楼后的小路，将他排斥在视线之外。扫一眼名片，头衔一串，我把它放进口袋，继续前行。这样的天，一切都无聊。这样的游戏，我向来习惯拒绝。尤其是这样的天。

Mobile 响起来，我擦干了泪，有一种难得的平静，我对他说，hello。

“Annie，我是 James。”

“原来是你。”

我淡淡的，仿佛带了责怪的语气，居然有一些憎恶的，仿佛是因为他，才有了繁杂的心绪，无端的，我只是迁怒。

“Annie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说。” James 在电话的那端，犹豫着，斟酌着，他的声音，仿佛有无尽的矛盾和混乱。

我觉得有些不耐烦，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他在那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Annie，我们分手吧？”

霎时间我睁大了眼，有些怀疑这个言语的真实性，我一直那么自信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在他的眼中，我完美如初放的莲。

是的，惟有在他的面前，我任性自在，不掩饰那些微浮的沾衣飞尘。也惟有他如长河落日般的宽厚，包容我无穷无尽的淡漠。然而，他却在那端说，分手？那经常是我在赌气时要挟的字眼，然而现在，他却对我说，分手？

今天究竟是什么时节？我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他说，分手？

“Annie，真的。我想得很明白了。真的，你终究没有爱过我。我以为我可以让你爱上我的。但是现在，我不想勉强了。” James 说的一字



一句，仿佛都在挣扎。

我说：“好。”我从来不强求人，我也从来未曾要求过他什么，只是，以往是因为他自然地能够做好，而今，是因为不想让他再受煎熬。

黯然一片。

小时候深爱的故事里，天空在哭过之后，会羞涩地展颜，现出满天绚烂的虹。而今，在北京的天空下，我擦干泪水后，看到天，是那么冷漠。无奈，只好回宿舍。

打开笔记本，有 James 的信。网络时代，一切是那样快捷。

你还想说什么呢？是了，是分手，那必然是好好数落我的不是。从头到尾，不留余地。于是，我冷笑。

“Annie，对不起。”

又何必说对不起？来去的是一段尘缘，缘起缘灭，是不改的风景。一声对不起，让我觉得仿佛是一个弃女？其实我不是。

“很抱歉，我开了你的信箱，看了你所有的信件。因为，我实在太想了解你。而你，却总是在逃避中固执地不让我看你的心事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，我的心跳动出眩晕的漩涡，但是也无怨，你一直渴望着澄明相对，而我只是将一切埋葬荒漠。我的不快乐，是你未解的谜。而你，大约终究知道了我哀伤的起源和结局，于是你要走。

三月的彤云桃李染就，冬日的华美却只来自飞雪的飘零。然而现在，雪未来，你已走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曾留意，你一直挣扎在怎样的犹豫中，大约你也是沉吟许久，才有了这样的决定。

寄给我开至荼蘼，我已经深知，花事已了。瓶中还有你送的玫瑰，九朵，是天长地久的承诺。但，艳美夺人的花朵已干枯死去，紫黑色，干硬了，如干瘪的血块，是死去的凝固的叹息。美的东西原是最经不

起老，一旦老去也最让人目不忍睹；越璀璨的开始，也便如流星般消失得越快，仿佛是你的心，我想起雕塑的那个夜晚，你的笑，纯清而宽厚。

或许，从故事的开始，我就该知道结局，但是，我仍然期待着，能够爱上你，用最真的心修改我心灵越飘越远的轨迹。

但是，我确实无能为力。而你，也无能为力。

我，只是期待，在多年以后，偶尔不经意地想起我时，希望出现在你脑海中的，是我微笑的样子。

于是我微笑着继续往下看。

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我始终是很执著的。从一开始，我甚至都没有动摇过。因为一旦我爱上了一个女孩儿，我就要和她相爱一生。可是你的态度，你模棱两可的态度让我很失望，也很灰心。因为我知道，只凭我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，所以我渐渐变得没有了自信。我不知道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，我很彷徨……”

原来是这样呀。原来不幸福的，本不是我，而是你。

“Annie，请原谅我，不想见到你最后的一面。因为，我实在怕看到你我就说不出我想说的一切。”

我微笑着，眼前很模糊。


我躺了下去，脑海里是钟晓阳的《哀歌》。

“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，原是为了陪我走一段路，看着我成长。你离我而去，也是为了成全我，让我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，体现我在你身上所领悟的一切。”

我无恻。

我抱着双腿坐了起来。混沌初开的姿势，让我有最温馨的感觉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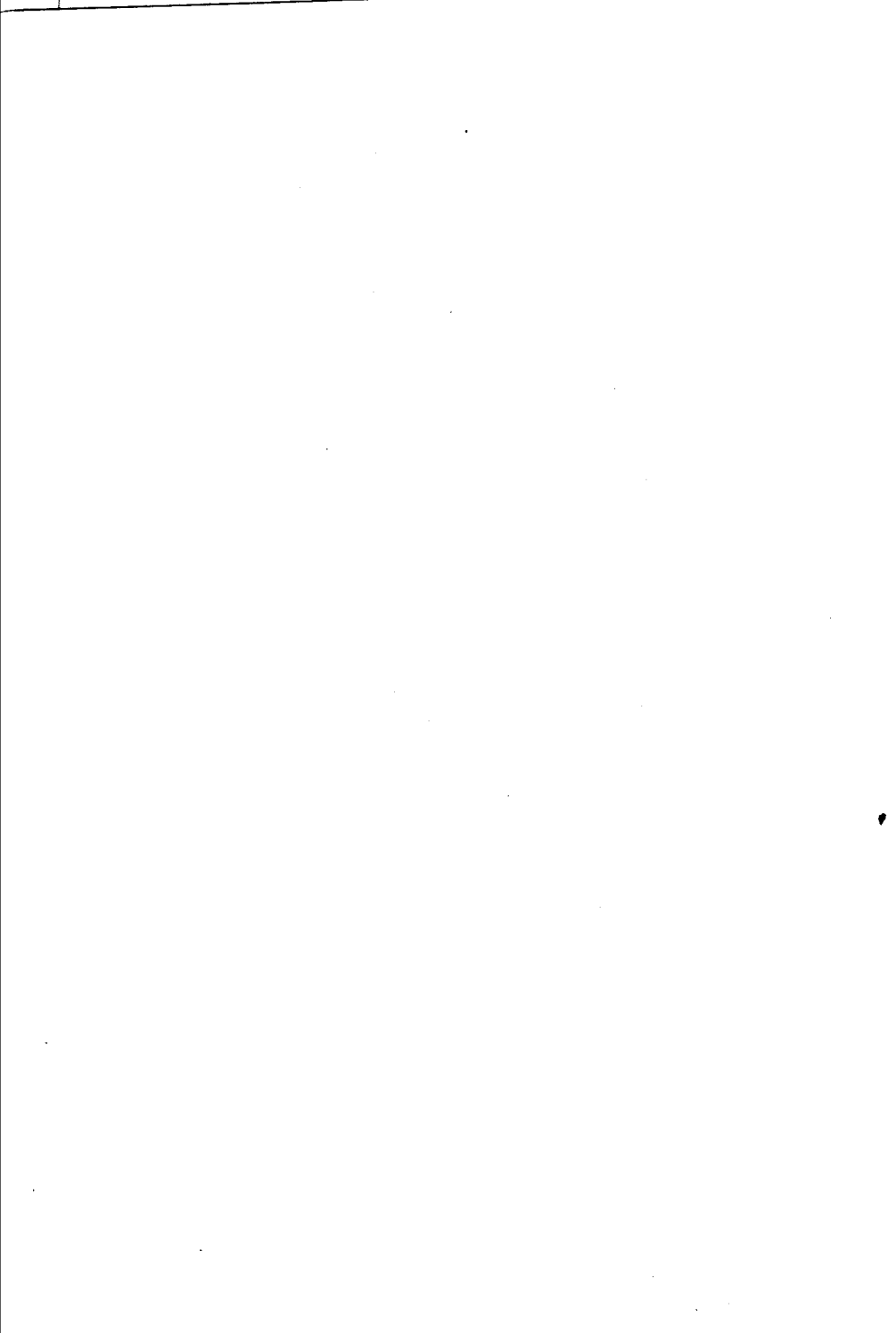
北大校花

我想,在北大,我已经过了一年半,十字头的年纪,就快走到尽头,而我,居然也积累了一把回忆。不知道时间是否可以倒流?可不可以让我重来?

Chapter 2

戏梦人生





那是 18 岁的最后一天。

那一天，我不由自主地，拨着那个原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记得的电话号码，只是，拿起了电话，却绝望地发现，它会在第一时间跳出来，牵引我的指尖。

嘟嘟的微响，是激越的鼓点。如果声音也是有颜色的，它是一种迷乱的斑斓；如果声音也是有意向的，我看到一个女子，白衣白裙，在黑夜里，赤足奔跑。

鼓点，停了下来。

遥远的那端，有着遥远而熟悉的声音，“哪位？”

有一点懒洋洋的，带一点童音的稚嫩，有些傲慢，有些天真，也有些冷，他在那端问我：“哪位？”

仿佛舞台上，激烈的飞旋后的一个造型，定定的，我没了语言。我惶惶的按下电话，我看到那白衣白裙的女子，开始在夜里，凄美地笑。撒了一地的月光。


我以为我可以的，我以为我是勇敢的。只是霎那间，我又开始了怯懦，或者，可以说是犹豫。那个声音，我已经习惯了在回忆中定格。可是，当它又真真切切地来到身边，我却已经不习惯。因为不习惯，所以我逃避，虽然，是我拨了那个号码。

北方的春天，暖气依然轰轰烈烈，如同窗外纷飞的雪一般的轰轰烈烈。

手脚冰凉。站在暖气管前，我抱紧自己，却还是感觉冰冷。

有种熟悉的液体在眼中弥漫开来，无声无息。窗外，成排的大树像做错事的孩子，不吭声，树隙间闪烁的点点纷飞的雪，晶莹剔透，一闪一闪，讥笑着同样默然呆立的我。





早该知道一切都已经结束,我为什么,还是这样愚蠢地难以面对?我应该笑着,然后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:“Hi,你还记得吗?这是我18岁的最后一天。你说过,要给我一个惊喜。”

只是,只是这一切早在年少的记忆中泛了黄。淡淡的,飞散在江南四月的天中。

留不住的,是时光。

点点滴滴的光阴,从眉宇间溜走。时光,是飞舞的精灵,你不在意的时候,她就这样的,悄悄溜走,却窃笑着,种下了断肠的种子,等着你来收。等到终于有一天,你终于在注意了时光的流转,她就这样的让你肝肠寸断。

“Annie,电话。”虹蔡递给我电话,打断我的回忆。

“冰沁?你好啊。嗯,公演?天啊,我忘了。……好的。”

匆匆忙忙的,我将我的回忆甩在身后,我换了鞋子往外走,居然忘了,今天有公演!

因为喜欢一个词“戏梦人生”,所以,我喜欢话剧。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,我还不到十岁。我听导演跟我说戏,仿佛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。我喜欢那种夸张的宣泄,我喜欢追光打在身上的味道,我喜欢那重重的色彩打在脸上,让自己神采飞扬。我在舞台上肆意地哭和笑,我总是很轻易的,就把自己感动了,然后,我就想和那个世界融为一体。

只是到了中学,就很少有时间能够登上舞台,学业和爱好,当你不能够做出选择的时候,必然,会有人来帮你做出选择。

可是,越是不能,却越是想念。仿佛只有假手于舞台,才有了诗意的栖居。Drama,仿佛是我的Paradise。现在,我要回到我的Paradise,它

现在的名字叫北大剧社。

匆匆赶到办公楼礼堂，一群人混乱地，正在换服装和化妆。我看到冰沁已经换了一身天蓝色的长裙，佩着深蓝的项链和耳环，在人群中，显得光彩照人。

她正仰着头，由一个 JJ 给她上妆。不认识化妆的 JJ，于是，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，米色的职业装，看着，是上班族。

杨柳看到我进来，匆匆的走过来，指着冰沁对我说：“等她化完了，让那个人给你化。”

我点点头，杨柳风也似的走开。

这是一个小个子精干女生，是我们的社长，也是我们这次公演剧目《仲夏夜之梦》的导演。她一向雷厉风行，仿佛千军万马中的汗血宝马。如果不是她，这个剧目根本不可能在办公楼上演，因为，据说在办公楼上演剧社的话剧，这些年来，还是第一次。

我很佩服她，却不大喜欢她。她太凌厉，凌厉得让人有些透不过气。

我去洗手间换了衣服，是一条粉色罩着白纱的长裙，只在霎那间，我看到我身上有了童话的意蕴。

回到那里，走到冰沁身边，那个 JJ 笑着一转头，对我说：“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”嘴上说着，手却没有停。

冰沁正在上眼影，是紫色系的。她的皮肤本来就很好，但平日里，微微显得苍白些，少了些血色，但只需要淡淡的粉底，淡淡的胭脂，她的鹅蛋脸，就完美得无懈可击。

她有着鲜明的希腊式的五官，所以她是雅典女郎赫米亚。她将要演绎一个典雅的、紫色的雅典女郎。

上完最后一笔唇彩，冰沁站起来，冲我眨眨眼，眼波流淌，对着我

